

## 伊凡在家鄉

伊凡在南投仁愛鄉念農校，沒有跟父親一起南下，寒暑假都會回到斯卡路跟大哥、大嫂、祖父住在一起。伊凡其實是很希望可以跟著父母一起南下的，雖然是住在自己大哥家，但因為他跟大哥年紀相差十幾歲，感覺就像自己的長輩，而大嫂也許因為家事繁忙，自己有三個小小孩要照顧，脾氣不是很好。往往孩子們吵鬧時，全部一起教訓，當然也包括他的小叔伊凡了。

伊凡因為正在成長發育，食量很大，常常覺得吃不飽。吃飯時間大家都像是在搶食物一樣，一下子就把盤子裡的菜餚全部掃光，飯鍋裡的地瓜飯永遠不夠吃，伊凡不好意思跟大嫂說還想再吃，所以幾乎每天都處在餓肚子的狀態之下。

伊凡常常跟祖父雷撒一起上山工作，不管是砍草、整地、或是收割稻作，他都很勤勞的工作。農閒之餘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爺爺一起上山狩獵，他們曾經帶著獵狗去 qmalup（追獵），記得那次他們跟鄰居大約有五、六個人一起去，獵狗就有十條左右，那是 kuro 第一次真正上山追獵。當大家看準放狗的時機，「ti！」一聲令下，所有的獵狗像離弓之箭激射出去，「旺旺旺…」、「嗯…旺旺…」、

「ti…ti…」…狗兒的吼聲加上主人的催促聲夾雜在一起，整座森林像大型競技場，有的狗兒跑得飛快，有的狗兒比較慢，獵人跑得快的，

差不多跟跑得慢的狗兒速度一樣，雷撒爺爺就是。kuro 因為第一次作追獵，跑到一半雖然還是努力在跑，但也累得「咿…咿…」哭了起來。伊凡追上牠，拍了他的屁股喊著「ti! ti!」要他繼續往前。

那一次，他們一共獵到了三隻山豬。原本應該是四隻的，其中有一隻，被追到了一塊大石頭旁邊，剛好跑到膽小巴尚附近，巴尚看見獵物內心又激動又怕受傷害，舉起長矛走近那隻被狗兒圍困的山豬面前，「嗯…」、「旺! 旺! 嗯…」、「嗯…」在一片獵犬的狂吼聲中，常矛對準了山豬左側喉管，長矛要刺下去的時候他閉起了眼睛猛力往前送去，口裡還不斷喊著「啊…啊…啊!」眼睛閉著，雙手不停的猛刺。突然，雷撒問：「Pasang, swa su btaqan qu btunux hya la?」(巴尚，你刺石頭作什麼呀?) 雷撒在後面看他拿著矛大吼著不斷往石頭刺去，搞不清楚他在幹什麼。巴尚眼睛一睜開，哪裡有山豬了，他的長矛卻因為用力刺石頭而斷掉了。

伊凡很崇拜爺爺，他總感覺爺爺就像武俠小說裡武功深不可測的高人，姑且不論爺爺過去砍過多少人頭獵過多少大型野獸，不但文面也文了胸的肯定，就連已近八十的年紀，還是終年到頭洗冷水澡的耐力，光這一點伊凡就很佩服了。爺爺總有讓人驚訝的事情，有一次，伊凡跟爺爺到山上工作，傍晚回家經過茂密的竹林時，突然天空下起大雨來，兩人全身都淋濕了，大雨依然沒有要停止的跡象，伊凡因為

穿得比較少，感覺好冷。就告訴爺爺：「hzyaq wah yutas。」（好冷啊，爺爺），「hzyaq su ga? nanu bnhwa ta ha！」（你冷是嗎？那麼我們先起火吧！），爺爺說完，從竹林滿是落葉樹枝的地上捧起了一堆枯枝葉，點火燒了起來。爺爺跟他說：「tama, palah ta ha ru hata kira la。」（坐下，我們先烤火之後再回去吧。），伊凡伸出雙手往火堆裡烤，感覺非常溫暖。雨勢「嘩啦嘩啦…」的下個不停，地上的火焰也「啪啦啪啦…」往上燃燒的景象，讓伊凡感到非常困惑。「swa su baq mnahu sa qwalax pi! tas?」（你怎麼可以在雨中起火呢？爺爺？）他問。「haha…ana nanu kinbaqan ga, mluw sa qba, baqun sunanak son nanu ga blaq。」（哈哈…什麼技術都是跟在手上的，你自己會知道應該怎麼作才對。）爺爺回答。即使如此，伊凡依然不懂，為什麼爺爺可以在雨中生火，直到他長大之後，還是不懂。

伊凡住在大哥家，有時候遇到委屈，就會想起父母在遙遠的地方不能照顧他，心中感覺非常難過。當時有一首流行歌曲很紅，叫做「我是一隻畫眉鳥」，伊凡把歌詞改了，唱道：

「我是一個伊凡呀！伊呀伊凡，沒有那爸媽 也沒有高雄 …  
沒有那高雄的伊凡，想要去也去不了，沒有那高雄的伊凡，想要去也去不了。

不是我不想去高雄，不是我身上缺少兩隻腳，只因為我是關在斯

卡路呀。

除非是自己有錢才能去。我是一個伊凡呀，伊呀伊凡，關在那斯卡路，多呀多苦惱……」

他常常在工作的時候唱，無聊的時候也唱，被大嫂聽見了，就在寫給媽媽的信中，把這首改編的歌詞給寫上去，寄給婆婆阿慕依看。阿慕依看了心疼得流下眼淚，於是等伊凡畢業那一年的夏天，就把他接到高雄山上跟家人團聚。

也就在這一年，堡耐在斯卡路的鄰居也有一些人陸陸續續搬到了三民鄉來，像是吉娃絲的爸爸尤幹，就帶著兒子、女兒吉娃絲、以及雅外奶奶一起搬到南部來了。是透過娜莉娘家那裡，從復興鄉第一批南下開墾的親戚介紹他們到三民鄉。

當初做決定的時候，高齡八十幾歲的雅外奶奶非常反對離開自己生長的部落，她流著眼淚說：「nway saku si gluw Silan maki ngasal ta qani kunhya la, aki maku blaq mhoqil sa ngasal nanak hyaga! Yukan。」(就讓我跟著喜濫住在自己的家吧，如果能夠死在自己的家裡我覺得會比較好啊！尤幹！)尤幹的大女兒嫁到新竹縣的尖石鄉，剩下大兒子喜濫夫妻和他們的孩子留下來看守祖產。雅外希望能留下來跟大孫子住一起在此終老。

「baha blaq pgyaran misu lpi? ya,」(我怎麼可以拋下你不

管呢？嗎！），「kun qutux nank laqi su mlikuy lru, pswa saku m' tayal kwara qalang ta lpi？」（我是你唯一的兒子，這樣叫我以後要如何部落做人呢？）尤幹說，要他把老母親留在家鄉是萬萬做不到。雅外聽了兒子的話，也了解兒子的難處，只好點頭答應南下。

出發的那一天，奶奶依依不捨的不斷回頭望，紅著眼眶說：

「pgyaran maku ngasal minkian mu qani lga, iyat saku nbah mbinah mwah lozi la。」（我一旦離開了我住的這個地方，就再也不會回到這裡來了。），也許是他知道自己年歲已大，高雄的三民鄉對於交通極為不便的當時，無異萬里迢遙，要再回來簡直是困難重重。

雅外奶奶流著眼淚不捨得離開家園，吉娃絲的心情更是千絲萬縷一言難盡的辛酸，因為聽說她的意中人尤帕斯這幾天就要退伍回來了，怎麼偏偏在這個時候，舉家遷徙到南部，她感到無比的失落，家人都認為她跟奶奶一樣捨不得離開家鄉，誰又知道她的苦處？

尤幹搬到三民鄉，住在比較靠近山下的聚落，娜莉的親戚送了一塊地給他開墾，他們很順利的住了下來。尤幹的家離堡耐家有一小時多的山路要走，堡耐專程邀請他全家上山來，殺了一隻雞、拿出醃肉、小米酒，高高興興的請老鄰居吃飯，歡迎尤幹又成為鄰居。從此之後，他們除了會在教會見面之外，也常常互相換工幫忙做事。